

上帝、敘事與歷史—— 初探詹信 (Robert W. Jenson) 三一實在論¹

郭偉聯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本文旨在分析詹信為回應現代神學論述陷入喪失意義的危機，而利用敘事神學建構三一實在論 (trinitarian realism) 所引起的問題。筆者希望指出，詹信將整個神學意義的問題過分集中於時間 (time) 與永恆 (timeless eternity) 的二元對立上，因而將其他存有 (ontological) 的向度（如空間、言語、行動）都壓縮在時間的範疇內加以解釋。上帝的敘事在這框架下被理解為上帝的歷史，上帝在聖經敘事的身分 (identities) / 同一性也被理解為等同 (identified with) 上帝的位格 (persons)。詹信認為這等同才能展示上帝應許故事 (story of promise) 的確實，用以回應神學

¹ 本文初稿曾於2007年6月18日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召開的香港神學人團契年會中宣讀。

失卻意義的問題。筆者指出，在這過程中，詹信為了一方面捍衛他的實在論思想，另一方面避免「身分／同一性」概念引致三神論，因而運用上帝的意識／靈 (consciousness) 這概念來維繫三一的合一性。但這種關於上帝的意識的解說，使他的三一實在論逆轉成為意志論 (idealism)，最後更將三一論成為形態論 (modalism)，使他欲建構的三一實在論功敗垂成。

一 詹信對當代神學問題的研判：上帝乃毫無意義的概念

打從詹信初期的神學生涯開始，他便發現基督信仰在當代社會陷入危機。在現今世俗社會裏，基督宗教只能淪為一種「與大部分人所行所想無關的行為表述，但我們卻假裝着它必須是我們所行所想的指引及動力。它必然地只能成為一種矯飾苟存下去。」² 現今社會稱這情況為「上帝死了」。³ 詹信表示：「從我最初的神學反省開始，我便被世俗化對福音的影響所困擾着。」他認為這世俗化的結果必然引來「虛無主義」(nihilism) 的當道，使世界成為一個「盼望幻滅的世界」(hope for nothing)。⁴ 詹信認為，現在用來形容受這威脅的時代的名詞便是「後現代」。⁵

² Robert W. Jenson, *A Religion against Itself* (Richmond: John Knox, 1967), 21。另參 Robert W. Jenson, *God after God: The God of the Past and the God of the Future, Seen in the Work of Karl Barth*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69), 6。

³ Jenson, *A Religion against Itself*, 11.

⁴ Robert W.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The Triune G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0.

⁵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ix.

詹信認為，惟有將三一信仰復興才能幫助教會應付這挑戰。⁶ 他告訴我們在這情況下，「『上帝是誰』這問題才是首要的」。因為「有沒有上帝」現今已變成在宗教及知識上都無關痛癢的問題。能應對虛無主義的基督信仰，必須是能具體地指出我們談論的上帝是誰？及祂是怎樣的一位上帝？並且能說明祂對我們是「威脅還是應許，是答案還是難題。」⁷ 詹氏認為基督徒對此問題的答案必然三一性的，其必然指向「父、子、靈」。他堅持在這「宗教多元的時代……那些假設基督信仰是正確，並因此希望回答這時代的詰難，便須在這時重新學習這回答（筆按：父、子、靈）的深度及精細之處。換言之，他們必須重新學習，並進一步傳承三一的虔敬與思想。」⁸

二 福音敘事與三一實體 (Triune Reality)

詹信堅持三一教義對基督信仰而言是關鍵的。三一神學是教會對福音的使命的內在反思。⁹ 福音可以歸納為一句說話：「以色列的上帝將祂的僕人耶穌從死裏復活過來。」¹⁰ 因此，「神學的整個任務便是用不同的方法去闡釋這句話。」¹¹

⁶ Robert W.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God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2), 186.

⁷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xi.

⁸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xi-xii.

⁹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1.

¹⁰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4;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21; Robert W. Jenson, "The Triune God," in *Christian Dogmatics*, vol. 1, ed. Carl. E. Braaten and Robert W. Jens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4), 99.

¹¹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21.

詹信相信基督徒因着領受福音，故透過一種使用時式結構的常用語敘事 (narrative) 來認知辨別他們的上帝。在這敘事裏，我們能識別福音的上帝是一位三一上帝。祂的名為「父、子、聖靈」。¹² 詹信甚至認為，上帝是被福音敘事指認並等同福音敘事 (He is identified by and with the gospel narrative)。由於福音敘事是發生在時間裏的，它使我們有必要宣認：我們在時間內與上帝相遇。¹³

詹信認為，三一論不能對應現代神學的挑戰，是西方自奧古斯丁以來三一神學的衰微 (vicissitudes) 所引致的，而不是這教義本身有甚麼問題。¹⁴ 他指出希臘哲學是將西方神學拉離福音敘事的負面力量。¹⁵ 希臘哲學設想神聖的存有必須是永恆的 (timeless)，在那裏之過去、現在、將來都是一樣的。¹⁶ 這引來兩個想法：(1) 永恆與時間是兩種不同的存有，它們的定義是彼此對立的，而所有的意義及價值都是被定義在永恆存有裏面。¹⁷ (2) 神祇是被設想為不變的 (impassible)，惟受造物才會改變。我們在時間以內，上帝則不然；因此所有受造物都會消失，都是在喪失意義的危機裏面。如此，「後古典期的宗教熱切尋找中介 (mediators)，成為時間與永恆之間的第三種存有，以填平之間的洪溝。」¹⁸

¹²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9-13; Jenson, "The Triune God," 92-94.

¹³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59-60; Robert W. Jenson, "A Call to Faithfulness," *Dialog* 30/2 (1991): 91.

¹⁴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31; Jenson, "The Triune God," 149.

¹⁵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57; Jenson, "The Triune God," 115. We should also note that, for Jenson, Greek philosophy indeed is a theology. Robert W. Jenson, "The Logic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Dialog* 26/4 (1987): 245;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20.

¹⁶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25; Jenson, "The Triune God," 102.

¹⁷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60; Jenson, "The Triune God," 117.

¹⁸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60-61; Jenson, "The Triune God," 117.

故當福音來到希羅世界，它便會與奧林匹克宗教發生衝突。¹⁹ 詹信認為，迦帕多加教父將三一公式定為一個本質三個位格 (one *ousia* and three *hypostases*)，已出色地以希臘化的術語，來表達聖經有關三一上帝的教導。²⁰ 但希臘式的上帝觀從來沒有完全被克服，諷刺的是，奧古斯丁的神學成就使神聖永恆 (divine timelessness) 成為往後西方神學的通則。²¹ 由奧古斯丁至近代，西方的基督教教義是福音與希臘哲學的結合，²² 基督信仰的上帝因而是依照希臘形上學的進路來被理解。最後，這結合的結果便是令三一論成為與信徒生活無關及抽象的教義：「從奧古斯丁開始，三一論便愈來愈變成一『啟顯的奧祕』」。²³

在啟蒙運動以後，西方哲學及基督教神學的結合開始被瓦解。²⁴ 詹信形容哲學在這期間的發展為「形上學的死亡」(death of metaphysics)，因此西方神學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來解釋信仰。分析哲學及尼采的反形上學的形上學，質疑我們談論形上實體 (metaphysical entities) 的意義。同時，巴特 (Karl Barth)、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及戈加騰 (Friedrich Gogarten) 的「辯證神學」擊倒了「古典式綜論 (synthesis) 的最後寄寓」，就是將形上的上帝理解為人的主觀性與它的聯合。²⁵ 至此，福音及希臘神學的奧古斯丁式綜論 (Augustinian synthesis) 正式塌毀。因而，不少人便認為神學及哲學所相信的上帝現已「死了」。

¹⁹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61.

²⁰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3-14;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5-40.

²¹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16-31; Jenson, "The Triune God," 141-47.

²² Jenson, "The Logic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245.

²³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31; Jenson, "The Triune God," 149.

²⁴ Jenson, "The Logic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248.

²⁵ Jenson, "The Logic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248. This so-called classic synthesis' last incarnation refers to liberal theology since Schleiermacher.

詹信認為有三種方式回應這挑戰：(1) 仍然以形上學的傳統來言說上帝，但可以不理會福音。內維爾 (Robert Neville) 及韋士德爾 (Wilhelm Weischedel) 是例子。(2) 推展一種非形上學式的神學。它並不作任何本體論述，因而只集中在耶穌歷史經驗事件的分析。布倫 (Paul van Buren) 及索勒 (Dorothee Sölle) 是例子。(3) 推展一種修正形而上學 (revisionary metaphysics)，這是詹信的選擇。²⁶ 他介紹道：

〔修正形而上學〕是重拾迦帕多加教父中輟的努力的嚴謹嘗試，〔它〕直接及創新地追求形上體系，冀使能作為福音上帝的言說的闡釋，並鮮明地假設傳統的形上學是另一宗教的神學，因而沒有任何內在的權威。²⁷

詹信的修正形而上學的第一步是「將三一教義從先前以神性看為永恆 (timelessness) 的網鎖解放出來。」²⁸ 最重要的一步是堅持上帝必定是「被那造成以色列及其基督的敘事的特有佈局的事件情節 (particular plotted sequence of events) 所指認，並且等同那些事件」。²⁹ 因此，聖經敘事是辨識基督信仰的上帝乃三一上帝的重要關鍵。詹信強調「『父、子、聖靈』這一片語」，是同時間說出那指認上帝的聖經整體敘事。³⁰ 聖經敘事所啟顯的三一上帝是完全在時的 (temporal)：「三一上帝的獨特性並不在於祂是三，而是祂以故事角色 (*persona dramatis*) 據有時間的每一個時態，此正是以色列的上帝的故事的特色。」³¹ 因此，三一上帝是被福音敘事指認並且等同福音敘事這一說法，意即基督徒是以一個具體的時空框架 (temporal-spatial framework) 來辨識上帝。相反，因着傳

²⁶ Jenson, "The Logic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248.

²⁷ Jenson, "The Logic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249。另參Robert W. Jenson, "Response to Watson and Hunsinger,"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55/2 (2002): 230。

²⁸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38; Jenson, "The Triune God," 154.

²⁹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60.

³⁰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46.

³¹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89.

統的西方三一論將「內蘊的」(immanent) 三一與「經世的」(economic) 三一看為「兩組完全不同的三一關係」，三一論便「喪失了它原初救恩歷史的意義，甚而有着喪失一切意義的危機。」³²

由此看來，詹信的三一神學提醒我們，他的三一論不單設法將三一論成為能應用於信徒日常生活中、有教導意義的教義。他更認為，那讓我們指認上帝的敘事 (the identifying narrative)，其實必然會成為我們對神聖實體 (divine reality) 的反思：「以色列及教會的啟示宣稱不是一個指向上帝的指標 (not a pointer to deity)，而是上帝主體的自身介紹 (God's personal self-introduction)：『我是你的主你的上帝。』上帝不單是被出埃及和復活敘事所指認，祂更是與它們等同。」³³ 因着這「等同」，詹信稱他的神學為「修正形上學」。³⁴ 由這方面而言，他的三一論是一種三一實在論 (realism)。³⁵

詹信也解釋，他在這個形上學已死的時代稱自己的神學為修正形上學，是因為神學宣稱，它可以認知一些不能為經驗科學及其認知模式所證實的實體 (reality)。分析哲學及實證思想否定此等知識的有效性，並稱之為形上學。他認為這論斷是錯誤的，並且強調要堅持神學知識的真確性。然而，這仍無可避免被人認為是形而上學。因此，他索性將自己的神學稱為形上學。³⁶ 但從他對上帝知識的真確性的堅持，我們可說是他的神學是實在論式 (realist) 的。

³²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25.

³³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60.

³⁴ Jenson, "The Logic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248-49; Jenson, "Response to Watson and Hunsinger," 230.

³⁵ 我會根據穆爾 (Andrew Moore) 的說法來定義實在論：「當基督信仰面對哲學仔細的審視時，典型的實在論會宣稱：(1) 上帝是獨立地存在於我們對祂的意識或我們的意志以外，但(2) 雖然如此，我們仍可以認知祂，並且(3) 人的語言是不充分及不合適的言說上帝的媒介。」Andrew Moore, *Realism and Christian Faith: God, Grammar, and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3), 1-2.

³⁶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20.

詹信也指出神學是形上學的原因還有兩個：神學是一普遍的 (universal) 詮釋行動 (hermeneutics) 及語法 (grammar)。³⁷

詹信認為，神學是一種詮釋行動。基督徒是透過一連串的見證來接受福音。每代信徒都在反思如何繼續宣講他們從先輩接受的福音及基督信仰生活。詹信指出，這種「思考如何將先前所聽見的轉化為今日的新傳講，在二十世紀的稱呼是『詮釋學』。」³⁸ 不過，他強調，這種詮釋活動對神學而言是普遍性的，因為它必須為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解釋，並將之應用。

神學是詮釋學。因着這詮釋是信仰的「語法」，規範着信仰的生活及羣體，如信經及教義條文是表達着基督信仰的規則，詹信指出它是一個「第二序言說」(second order discourse)。但神學作為語法又並不是一個純粹的「語言遊戲」(intra-linguistic game)，他堅持撰寫教義的基督徒是相信他們的語法是關乎「一個外在於語言的實體」(an extra-linguistic entity)。³⁹ 如此，神學便是一種「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亞里士多德將嘗試找出一種普遍語法的做法稱為《形上學》(*The Metaphysics*)。⁴⁰

由此可見，詹信的三一神學是形上的，是因為它堅持神學不單是真實地指涉 (really refers to) 上帝，而更是等同 (identifies with) 神聖實在。除此以外，上帝的實體是一樁語言事件 (word-event)。詹信指出，神學之所以可能作為對上帝的知識的考察及整理，是因為上帝說話。上帝的道 (word) 並不是空話。當祂說話時，受造物便被造，祂的應許便兌現。上帝的話語能作事。因此，我們能說上帝的道是一件事件：

³⁷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20-21.

³⁸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4.

³⁹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8.

⁴⁰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21.

「所有事件及所有言說是『語言事件』(word-event)；從沒有事件是不說話，也沒意義是不發生的。」⁴¹ 如此，修正形上學的探知對象是上帝的語言事件。

總括而言，詹信的三一實在論期望回應現今有關上帝死了的神學挑戰。他採一個修正形上式的上帝實體論述。⁴² 他希望設想人類的生活、三一上帝的經世實體及內蘊實體皆彼此聯合。詹信希望透過這形上學，我們能實在地 (really) 及有意義地在現今社會言說上帝。他的修正形上學有四個特點：(1) 它認為透過聖經敘事能有效認識上帝；(2) 它避免假設永恆和在時的偶發事件，並靈與物是二元對立的；(3) 它是詮釋性及具普遍性規範效力的；(4) 它是上帝的言說事件。這些特點顯示言說 (word) 及事件 (event) 兩者皆是詹信三一上帝的重要構成部分。

對詹信來說，上帝的語言事件——三一形上學是修正形上學。其修正性在於它的實在論追求並不基於永恆性 (timeless eternity) 或邏輯實證主義 (logical positivism)，而是基於羣體的詮釋行動 (communal hermeneutics) 上。詹信的三一實在論是一個以上帝敘事來表達上帝實體的精巧嘗試。有趣的是，當我們繼續分析下去時，我們會發現詹信的神學核心其實不是實在論式的，而是意志論式的 (idealist)。⁴³ 筆者會進一步指出，由於詹信過分強調三一存有的在時性，以致其三一論最後坍塌為一個總體的意識 ('supreme' consciousness) 的辯證性發展。

⁴¹ Robert W.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2, *The Works of God*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99), 160.

⁴² Jenson, "The Logic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248-49; Jenson, "Response to Watson and Hunsinger," 230.

⁴³ 在此，我們必須不將實在論及意志論看成彼此不能容納的對立立場。正如奧爾斯敦 (William P. Alston) 指出：「所謂的意志論者並不否認物理實體、抽象實體、時間與空間及類似的事物。他們只堅持這些事物是在某種形式而言屬於精神的。」「絕對的意志論式形上學是與實在論式的真理觀毫無張力的。」參 William P. Alston, *A Realist Conception of Truth*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75, 79。

三 上帝的名稱與聖經敘事

詹信認為上帝是被福音敘事指認並等同福音敘事 (He is identified by and with the gospel narrative)。他進一步指出，是上帝的名稱 (proper name) 及敘事描述 (narrative description) 的結合而形成這身分識別 / 同一性 (identification)。⁴⁴ 因着這識別是上帝的親身自述，故我們可說上帝自己將等同於福音敘事。⁴⁵

使徒將上帝指認為那「將我們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上帝。⁴⁶ 這身分識別——復活是應驗及證實上帝從前在舊約對以色列人許下的釋放應許。⁴⁷ 這識別及敘事描述引申為「新的名稱」(new kinds of naming)。⁴⁸ 「耶穌」是第一個出現的新的名稱。⁴⁹ 第二種出現的名稱是「父、子、聖靈」。詹信認為「父、子、聖靈」是佔有了舊約YHWH的位置。⁵⁰ 詹信認為三一之名是以單一片語描述，包含基督教會原初的經驗內容及邏輯。⁵¹ 他解釋三一的邏輯如下：

⁴⁴ 詹信引用出三13~16，六2~7，十九4，二十2，三十四5~6；賽四十三3~25；結十六62及二十5~26為他的經文支持。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44;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3, 5-7; Jenson, "The Triune God," 88-90。

⁴⁵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43-44, 59-60.

⁴⁶ 詹信引用羅四24，八11；林前十五15；林後一9；加一1；西二12；彼前一21。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42;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8; Jenson, "The Triune God," 91; Robert W. Jenson, *Story and Promise: A Brief Theology of the Gospel about Jesus* (Ramsey: Sigler Press, 1989), 6。

⁴⁷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44;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39; Robert W. Jenson, *Visible Word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of Christian Sacrament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8), 42-43.

⁴⁸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8; Jenson, "The Triune God," 91;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44; Jenson, "A Call to Faithfulness," 92.

⁴⁹ 詹信引用路二十四47；徒四17~18，八12，九15。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9；Jenson, "The Triune God," 91；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45。

⁵⁰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 Jenson, "The Triune God," 92.

⁵¹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21; Jenson, "The Triune God," 91;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46.

在它〔三一名稱〕裏面，「子」是耶穌的頭銜。他稱上帝為「我的天父」而「使自己成為上帝的兒子」。反之亦然，上帝在此是廣義地被稱為「父」，而且更是特特地被稱為那在子身旁的「父」。因此，「父」在此並不是直接或隱喻性關於上帝的謂語 (predicate)，而是敘事建構裏的稱呼詞 (a term of address)，以顯示這建構裏的內在關係。「靈」是建立 / 成就那在羣體之中，與我們同在的未來。藉着這些內在的關係，這〔三一〕片語獨特、具體地指認着福音的上帝。它同時重述着聖經故事的角色 (*personae*) 及基本情節佈局 (plot)。⁵²

透過上帝是那「將我們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上帝這福音撮要，詹信展示上帝如何被福音敘事所指認及等同。福音的上帝首先是被耶穌的敘事所指認及等同。耶穌的生命、天國的宣告、受死與復活皆顯示上帝是一個無條件的愛者，深愛一切在時間以內的受造物，並能越過時間的限制。耶穌是上帝，祂是那個用已實現、且不須任何條件來實現的未來去懷抱世界的上帝。⁵³ 我們可說，是耶穌讓我們通往三一上帝，而這認識上帝的過程只可透過福音敘事來達成：「聖經確實是述說一個關於上帝的故事，這故事是不能容讓我們超越它去尋找那『真實』的上帝，而不令這故事變成虛假。」⁵⁴

其次，時間的關係是內在於福音敘事，福音的上帝也顯示祂是自身的已知 (given) 及未來 (futurity)——父及靈。如此，福音敘事的時間性顯示着三一上帝的真理，在它裏面，我們發現上帝在時間以內將過

⁵²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45。類似的說法另參Jenson, "The Triune God," 93。

⁵³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23。另見於Jenson, "The Triune God," 100; "Three Identities of One Action," 3。

⁵⁴ Robert W. Jen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Trinitarian Theology?" in *Trinitarian Theology Today*, ed. Christoph Schwobel (Edinburgh: T&T Clark, 1995), 38。類似的說法另參Robert W. Jenson, "Does God Have Time?" in *Essays in Theology of Cul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192。

去、現在及未來統合起來。⁵⁵ 甚至，我們可說在時性 (temporality) 是三一上帝的關鍵特徵——祂在時間以內又完全懷抱 / 包圍 (embrace) 時間。時間有着三個指向：⁵⁶ 過去、現在、未來。同樣，福音事件因着是在時間以內，同時又完全懷抱時間，它也有其三個指向。既然上帝是被福音敘事所指認，我們必須運用所有三個指向來指涉福音的上帝。⁵⁷ 總括而言：

我們嘗試分析的是福音如何指認一個在時間以內，又自身懷抱時間的事件。首先，上帝是被識別為耶穌：當我們嘗試找出上帝，指向上帝，我們除了那人耶穌，便沒有甚麼別的可指涉的了。其次，上帝是被識別為與耶穌相關，為他命運的根據與本源：上帝是那位被耶穌稱為「父」的。第三，上帝是那關係的未來性，為那耶穌自我獻呈予「父」而將發生的東西。⁵⁸

因着時間、敘事與上帝實體的關聯，詹信將上帝的位格創見地稱為「身分 / 同一性」(identity)。⁵⁹ 他並認為他這神學措舉，是對迦帕多家教父的必要修正。

⁵⁵ Robert W. Jenson, "The Trinity of Truth," in *Essays in Theology of Culture*, 92.

⁵⁶ 在詹信的後期作品中，他較喜歡用「時間的極」(the poles of time) 來表述時間的三個維度：過去、現在、未來。見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89, 218; Jenson, "Does God Have Time?" 191, 194.

⁵⁷ Jenson, *Story and Promise*, 114;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24; Jenson, "The Triune God," 101; Robert W. Jenson, "Three Identities of One Action,"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28/1 (1975): 4.

⁵⁸ Jenson, *Story and Promise*, 115.

⁵⁹ 在他的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中，詹信是將身分 / 同一性 (identity) 及位格 (hypostasis) 兩詞交替使用的 (頁64)，但他明言他喜歡身分 / 同一性，多於位格。見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5-11;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8;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6。身分 / 同一性是詹信三一論的核心概念，我們會在稍後有較多的討論。簡單而言，詹信的定義是：「一個神聖身分是神劇中的一個角色 (*persona dramatis dei*)，他能重複地被一個名稱或識別性描述或代名詞所區別出來；並且恆常地被他與其他兩個角色所區別出來。」(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6)

四 迦帕多加教父的一個本質三個位格與詹信的三一論

詹信認為迦帕多加教父重要的貢獻在於將三一用語「本質」(ousia) 及「位格」(hypostasis) 的應用加以系統化。他們斷定「ousia是用於上帝的單一神性，而hypostasis則分別用於父、子、及靈」。⁶⁰ 他相信「迦帕多加教父指出神性是三個位格 (hypostases) 皆共同擁有，而三者是由『自有』(being unbegotten)、『受生』(being begotten)、『而出』(proceeding) 互相識別出來。」⁶¹

問題是：為甚麼上帝的三位格並不是三神？詹信指出迦帕多教父有兩個回答：(1) 我們要以存有的形式 (mode of substance) 來理解位格。(2) 因為上帝的本質是在時無限的 (temporal infinity)。

(一) 位格作為關係性的存有形式及三一身分 / 同一性 (Triune Identities)

詹信指出，迦帕多加教父認為，人的個體被分別出來，是因為我們人性中的偶性特點 (accidental or privative characteristics)。但上帝的特點卻不能是偶性的，那些特點（父、子、靈）必然是自始至終屬於上帝自身的，⁶² 因為我們能「個別地從他們的關係中指出三，正正是因為他們共同擁有同一神性。」⁶³ 如此，是上帝自身的具體關係，而非偶性特點，使我們能識知上帝是父、上帝是子、上帝是靈。這關係便是「『自有』(being unbegotten)、『受生』(being begotten)、『而出』

⁶⁰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5。另參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4-105;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6-37。

⁶¹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5。

⁶²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5-106。另參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5-106;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6-37。

⁶³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6。另參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5-106;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6-37。

(proceeding) 」⁶⁴ 詹信將之重寫為：「父是作為子及靈的神性的源頭而為上帝；子是作為從父而領受神性而為上帝；靈是那使子從父那裏領受神性的上帝。」⁶⁵ 三是一上帝裏的不同關係。更重要的是，這些關係是「在每種不同形式中而為一上帝」⁶⁶ 位格是「成為存有的方式」(*tropos hyparxeos*, τρόπος ὑπάρξεως, way of having being)。⁶⁷ 三位格是存有的形式 (modes of being) 而非存有的成分 (elements in being)。⁶⁸ 因此，「位格純粹是『存在於上帝裏的關係』(relations subsisting in God)」，⁶⁹ 三一中的某一個位格是一個存在中的關係 (a relation...in the mode of substance)。⁷⁰

詹信跟着解釋上帝的內在關係：「『自有』(being unbegotten)、『受生』(being begotten)、『而出』(proceeding)」其實是聖經化的用語，用以解釋福音歷史的時間結構。⁷¹ 福音中父、子、靈發生的時間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展示的關係，對上帝本身而言是本質性的 (are constitutive of God himself)。因為在福音中：

正是因着耶穌或他的父或靈是同一位上帝，而能完全地由自身指涉 (refers) 到另一位，他因而能具體地與另一位完全相關。如此，他自身是這些指涉 (referrals) 所編織的歷史之內的上帝，也是這歷史的上帝。⁷²

⁶⁴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5。另參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4-105;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6-37。

⁶⁵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5.

⁶⁶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6。另參ST1, 106;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7。

⁶⁷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17.

⁶⁸ G. L. Prestige, *God in Patristic Thought* (London: SPCK, 1952), 245.

⁶⁹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6.

⁷⁰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8。詹信引用亞奎那而認為拉丁文的 *persona* 其實是要表達 *hypostasis* 的同樣意思。參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1.29.4。

⁷¹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8;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7;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6-37.

⁷²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9.

究竟父、子、靈作為福音敘事的角色 (*personae dramatis dei*)，如何能構成一位上帝而且就是上帝本身？詹信斷言：「那發生在耶穌、他的父及我們的未來的發生在上帝裏面：這就是重點。」⁷³「那宣示三一教義的敘事，是上帝自身實體的最後真理。」⁷⁴

在聖經敘事裏，父、子、靈是一位上帝內的三個角色 (*personae*) 及行動主體 (*agents*)。透過他們的行動，我們看到上帝對受造物的施為。更重要的是，詹信相信，這三個行動主體不會變成三位上帝，是因為父、子、靈之間的行動是完全互濟的 (*perfect mutuality of the agencies*)。⁷⁵ 因此，上帝的三個行動是不能分割的 (*opera ad extra sunt indivisa*)。由於它是不能分割的，我們能宣認只有一位上帝。詹信總結迦帕多加教父的教導如下：

根據女撒的貴鈞利 (Gregory of Nyssa)，當我們言及上帝時，我們必先想到三個身分 / 同一性 [按：詹信稱呼 *hypostases* 的辭彙]，每個身分都是上帝。跟着在他們中間有一生命，即他們的「能力」，根據貴鈞利的說法，那是被稱為一位上帝的合宜所指 (*referent*)。⁷⁶

如此，上帝是那擁有時間的上帝，在福音敘事裏所展現的關係性實體，是那存在於上帝裏面的關係。

⁷³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7;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6-37.

⁷⁴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08.

⁷⁵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10。值得注意的是，詹信的概念：「上帝概念完全互濟及不能分割」，筆者認為其實是普雷斯蒂奇 (G. L. Prestige) 建議迦帕多加教父所教導的類同：在上帝裏，有一「能力」(行動原則) (in God, there is only one "energy" [principle of action])。見 Prestige, *God in Patristic Thought*, 256；另參 J. N. D. Kelly,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San Francisco: Harper, 1978), 266-67。

⁷⁶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52-53.

(二) 以身分 / 同一性 (identity) 取代位格

詹信主張身分在現代能比迦帕多加教父的位格更能展現三一論的本體意義。因為迦帕多加教父並不是按古代或現代的一般理解來應用位格。反之位格卻是要表達身分的意義。詹信從三方面指出身分這概念的用處。

首先，身分或位格是那讓我們能從現實洪流中擷取某事物的東西。身分是指示或指標某事物的工具。它幫助我們從眾多的現實中指出「這，及這，及這」。詹信認為我們是用名稱 (proper names) 及識別性描述 (identifying description) 來指出東西，故它們是用以建立身分的途徑。因着聖經的上帝有三個名稱及三組描述，故我們可找出上帝有三個身分。⁷⁷

其次，身分或位格是讓我們重複地指認出某事物的東西。身分是那「重複的『它』的可能性」。⁷⁸ 詹信提醒我們有兩種方式的重複：傳統形上學永恆不變的等同 (identity)；⁷⁹ 或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在時間內以「信實，能以讓人估計到自身的作為，而非一成不變」的自我身分建立。⁸⁰ 上帝便是因着守信，而在時間中建立自身的身分。⁸¹

最後，詹信指出身分是如存在主義般，是主體透過時間，而以具體的行動來呈現自己。⁸² 這方面關於身分的理解其實是與第一及第二方面相關的：名稱及重複性其實是在時間內和透過時間而作成的行動。

⁷⁷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8-109;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8; Jenson, "Three Identities of One Action," 6-7; Jenson, *Story and Promise*, 112-13.

⁷⁸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9; Jenson, "Three Identities of One Action," 7.

⁷⁹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09-110; Jenson, "Three Identities of One Action," 7.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Jenson does not mention this second aspect in "Triune God".

⁸⁰ Jenson, *Story and Promise*, 43.

⁸¹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49.

⁸²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10;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8-39; Jenson, "Three Identities of One Action," 8.

因着詹信認為位格的慣常用法，並不能捕捉以上三方面的意義，故他認為身分是較合適的用語。基於身分的概念，詹信建構出三個身分的上帝仍可同時是一個上帝（甚至是一個上帝身分）的解說：

上帝是一個身分的意思是上帝是主體性 (personal) 的，祂是上帝因為祂使為自己成為上帝 (does Godhead)，在此祂自己選擇自身為上帝。在上帝裏有三個身分的意思是這一位作事的上帝重複使為三次，而每次重複的皆是上帝的存有 (being)，因此這自我重複正正是上帝，是個別但真確實在的上帝。上帝使為上帝，重複一次又一次。正正是因着此〔重複〕，這上帝的事件及決定便發生。⁸³

五 分析與批判

(一) 究竟有多少個位格、主體與身分

我們從先前分析看見詹信嘗試指出有上帝同時有父、子、靈三個身分，而同時有着一個整體主體性的身分 (one personal identity of God—God himself)。由此我們可發現詹信似乎提倡上帝有四個身分，又或是一個主體性身分及其他三個身分。這問題令我們相信，詹信不能單單用身分代替位格，他需要下更多的工夫解釋他的做法。他在《系統神學一》顯示他自己也注意到這問題：

三一它 (itself) 本身是否一主體性實在 (personal reality) 呢？但「它」這詞是否適當呢？難道不應是「他本身 (himself)」嗎？但如三一是一主體，正如父、子、靈一樣，哪有多少個神聖身分呢？四還是三？⁸⁴

⁸³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10-11;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9; Jenson, "Three Identities of One Action," 8.

⁸⁴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16.

我們上面的討論已顯示，詹信相信上帝是主體性的 (personal)，祂也有三個角色 (*personae*)。詹信的解決辦法是質疑道：「一個身分是否必須只就是一個主體，又或一個主體只就是一個身分？」⁸⁵

詹信清楚如果身分與主體的相關若是一對一，他便無可避免遇到我們先前提出的難題。故此他在《系統神學一》作出修訂：三一上帝是一個主體，但祂「並不是一個身分」，父、子、靈才是「三個身分」。他解釋道，他不再認為三一是一個身分，是因為若三一是一個身分，「這便會有四個神聖身分，而三一便會取代三者成為『真實』的上帝，而成為了形態論 (modalism)」。⁸⁶

因此，一個身分是一個主體，但一個主體將自己在時間中展示可以不是一個身分。身分在此意義上是一個指示系統，它指向個別的主體，但主體可以是比身分更為廣義。換言之，「成為主體性可能有多於一個方法」。⁸⁷ 詹信辯稱，基督徒談論上帝時便顯示出這種身分與主體之間的彈性。當我們禱告時，我們是將上帝看成一個主體對象，我們具體地是藉子在靈裏向父祈求。我們並不會逐一向上帝的三個身分禱告，而是同時地向祂們禱告。當我們這樣作的時候，我們是以三一為一個羣體 (community) 去禱求，這時三一是在社羣意義上而為一主體。這顯示身分及主體之間是可有彈性的，我們可同時視三一為一個主體，父、子、靈為三個身分及三個主體而不會產生任何困難。

詹信在此並指出，一個羣體如能參與對話，他其中必須有一位能被看為代表整個羣體。⁸⁸ 他相信父是在三一裏擔演這代表，因此，父是能同一時間被稱為三一中的一個身分及代表整個三一而沒有任何問題。⁸⁹

⁸⁵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19.

⁸⁶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19.

⁸⁷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20.

⁸⁸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22.

⁸⁹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21-22.

(二) 意識 (Consciousness)、主體與實在

我們可能留意到以上論述之可能性，皆因假設了主體同時是適用於個別存有及社會關係，但我們可以質疑這會否將上帝的單一性變為鬆散的集體。

詹信或許會採用他對迦帕多加教父的分析，來辯稱上帝的合一性在於上帝行動完全的互濟。⁹⁰ 但筆者要指出，詹信其實清楚知道，這回答需要他的意識神學 (theology of consciousness) 才能成為有效。事實上，意識是詹信用以整合及統一上帝的羣體主體性、三個個別身分的主體性，以及在時事件的工具。但結果是使他的三一實在論變為意志論，聖靈更因而成為上帝絕對意識的一部分，最後將三一論淪為形態論。

詹信需要意識這概念來保衛上帝的三一性。對他來說，行動是由主體來作成的，我們只可將行動歸之於主體。⁹¹ 他辯稱三一是一個主體而不是三個主體，是一個行動而不是三個行動，因為意識是我們對自身主體性的覺醒，一個主體只有一個意識。上帝的單一性便是在聖父的意識下找到的：

〔父〕這意識在子裏發現他「自己」，因而成為了他自己的經驗的聚焦範圍，而在這形式下子與父在靈裏互相釋放自己……聖子的父及聖靈的吹出者正是從祂作為子及靈的「起初」(arche)，作為三一的合一性來認識「自己」，而使自己成為意識的統一點。⁹²

但詹信並不認為以父的意識來理解上帝的三一性，是退回傳統的永恆不動的神聖意識。他強調上帝的意識是上帝的羣體歷史生命 (communal life with history)，換言之，它是事件性的：

⁹⁰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10-11; Jenson, "The Triune God," 139; Jenson, "Three Identities of One Action," 8.

⁹¹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220.

⁹²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22-23.

三一上帝的意識的確是一個焦點，但並不能約減為永恆的一點。相反，父、子、靈是一個生命，是實在的一個羣體歷史生命。⁹³

在此，我們可說詹信將上帝的意識與上帝的事件相互等同起來。上帝是事件性的，因為祂藉祂的互濟行動而在時間裏成為無限。祂的互濟行動又應理解為祂應許故事——愛的故事的成就。上帝的愛的故事顯示上帝是永遠定意 (*intends*) 去愛。如此，那位在其互濟行動中無限的上帝，是父上帝的意識或定意：

如果上帝的永恆是愛，那上帝的永恆便是主體性的。這樣，我們便來到父面前，因為父的主體性是獨一上帝的主體性。父定意自己在子裏，也透過祂定意在子裏定意其餘一切，神聖的無限是……這定意的無限，即是一個具體的愛的意識。⁹⁴

如此，詹信嘗試透過將歷史、主體及意識之間的等同，拱衛在他的神學裏三一上帝的合一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詹信認為上帝的三個角色是佔有時間的三個方向：「父是上帝生命的『從哪裏來』 (*whence*)，靈是上帝生命的『往哪裏去』 (*whither*)，我們甚至可說子是這生命的奇異外顯 (*specious present*)。若本源與未來並沒有在上帝生命中斷裂，那祂的時限是不會減損的，因為起始與目標，本源與終結是在子的行動與受苦裏被復和起來的。」⁹⁵ 但若三一的實在生命是過去、現在、未來，而這生命最後被理解為在上帝意識以內的實在神聖生命，單是上帝的在時性，便已會令詹信的三一論很易被視為形態論。

⁹³ Robert W. Jenson, *On Thinking the Human: Resolutions of Difficult Notio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26。另參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25-26。

⁹⁴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220; Jenson, *The Triune Identity*, 173。

⁹⁵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218-19。

詹信認為父上帝是本源，祂也是自身那定意成就的應許歷史。⁹⁶ 父是一切存有之先在 (*pre-*)，⁹⁷ 若父是所有事物的先在，而上帝的生命同樣是在屬於上帝內在生命的時間內展開，這說法的形態論意味已很重了。詹信更說：「上帝永恆性的指向，正如因果時間的指向，是自己不能轉換的。在上帝裏的從哪裏來與往哪裏去並不如地圖上的上下左右，而是如敘事般的先前與往後」。⁹⁸ 如果從哪裏來（父）與往哪裏去（靈）不能自身改變敘事時序，這強烈暗示父是過去的上帝，而靈是未來上帝。這是形態論。

詹信很明顯不想他的神學往這方向發展。他希望他對聖靈的解說能幫助他，但仍有其弱點。

詹信理解靈為父與子之間的我—你關係的解放者。他跟黑格爾 (G. F. W. Hegel) 一樣，將愛理解為一個無可避免的互相宰制的鬥爭，即或是父上帝與子上帝之間的愛：「若有任何自由的愛，那必須有第三者來會遇『我』與你。」⁹⁹ 對上帝而言，那第三者便是靈。在這個三一的愛的關係中，上帝的主體是具體地互相分別及交往：「靈是兩位主體愛者——父與子之間的愛情，祂能作這〔功用〕，是因為祂是從開始便是自己，祂是定意釋放父及子，叫他們相愛的另一位。」¹⁰⁰ 從時間方面而言，詹信稱靈是那實現時間實在的一位。¹⁰¹ 換言之，靈創生未來，令萬事萬物避免回到甚或被父上帝吸納。在這看來，詹信的三一論不算是形態論。

⁹⁶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220.

⁹⁷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2, 173.

⁹⁸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218.

⁹⁹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56.

¹⁰⁰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56.

¹⁰¹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2, 43.

諷刺的是，詹信往後卻壓抑了靈的主體性，他的籌算終告失敗。他強調：「靈從本身而言是某一位的靈，因此他不能自動成為某一位。」¹⁰² 換言之，靈是從屬於父，是父的靈。靈甚至可以理解為父的意識的別名，因為他是父的靈又不能自動成為某一位。如此，我們可懷疑，詹信的神學最終斷定父的意識是上帝單獨的實體，而上帝歷史中的所有事件，其實是它的顯現。

六 總結

總括而言，上帝的靈在詹信的神學要不是威脅吞噬整個三一，要不就是淪為上帝實體的自我展現的動力與過程，而失去其位格。筆者要指出，如上帝的三一實體是一樁語言事件，這便暗示詹信應同時強調上帝的道的本體性宣稱 (ontological claim) 及語言－溝通功能 (linguistic-communicative function)。詹信的三一神學的基本問題，便是將其三一敘事形上學掩蓋了上帝的語言事件的「語言－溝通功能」。筆者認為，詹信擔心在後現代的場景中，若神學不能確實地指認上帝的實在，則難免會陷入意義喪失危機之中。其實，若神學是有關兩個實在主體的相遇，其意義的產生並不在於溝通語言能否固定指涉關係及有完全的指認能力。在主體之間的溝通中，意義雖然不能完全被確定並加以驗證，但我們不能排除那些溝通仍可生發意義，甚至轉化為生命的能力。

¹⁰²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121.

撮 要

本文旨在分析詹信為回應現代神學論述陷入喪失意義的危機，而利用敘事神學建構三一實在論 (trinitarian realism) 所引起的問題。筆者希望指出，詹信將上帝的敘事理解為上帝的歷史，將上帝在聖經敘事的身分也理解為等同 (identified with) 上帝的位格 (persons)。詹信認為這等同才能展示上帝應許故事 (story of promise) 的確實，用以回應神學失卻意義的問題。筆者指出，在這過程中，詹信為了一方面拱衛他的實在論思想，另一方面避免「身分 / 同一性」概念引致三神論，因而運用上帝的意識 (consciousness) 這概念來維繫三一的合一性，但這做法最後使三一論成為了形態論 (modalism)。

ABSTRACT

Robert W. Jenson claims that his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is a revisionary metaphysics. He asserts that the Trinity is identified *by and with* the biblical narrative. It is his answer to the problem of the death of God. I argue that the biblical narrative is crucial to Jenson's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because it denotes God's temporal reality. Biblical narrative is a story of God's promise. It *really* depicts the triune *reality*. I argue that Jenson attempts to establish the meaningfulness of theology through this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reality, and time*. But God's story is eventually made identical to the totality of historical reality. Because Jenson prioritizes metaphysics over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he needs to develop a theology of God's consciousness to defend the trinity of God. Eventually, his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is paradoxically put at risk of becoming modalism.